

“冬草浸碧寒，幽兰亦作花。”多年养兰，喜欢开花时，移入书房，置在高高的花几上，往往闻香赏花可一两个月。其间播放古琴曲《碣石调幽兰》，似乎成了必修课。于是便有了一份快乐的爱好，一段幸福的时光。

古琴曲听多了，慢慢知道了《碣石调幽兰》的故事。那是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归途中，看见兰花盛开在幽谷，阵阵兰香，令孔子无限感慨。兰花为香花之首，如今却与野草杂处，犹如贤德与鄙夫为伍一样。于是在触景生情中，孔子创作了《幽兰》。在缓慢优雅的节奏中，渐渐听懂了《碣石调幽兰》的故事，听出了孔子那深沉忧伤，无限感慨。又在婉转清丽的曲调里，感悟了孔子的明朗豁达，充满希望。尽管面对平淡无趣的生活，还是平和安详，满怀信心；面对匆匆烦杂的世间，还是哀而不伤，宁静致远。于是明白了人生要时时保持不懈的努力，事向往美好的追求。养兰听曲，渐渐地便有了一份难忘的情怀，一份心灵的风雅。

传说，诗人白居易聆听此曲后写下了：“琴中古曲是幽兰，为我殷情更弄看。欲得身心俱静好，自弹不及听人叹。”

听人弹琴，显然是在感受文化的力量。于是每每听古琴演奏《幽兰》时，会想到兰花与孔子，会联想人格与精神。孔子的一生，时时遭人讥讽挖苦，甚遭斥责责问。其间有孩子，也有长者。一次，孔子领着几个学生，坐着马车，周游列国讲学，被正在路中央玩“筑城堡”游戏的孩子项橐拦住。于是便有了孔子考孩子，孩子考孔子的故事。孔子问孩子：“什么山上没有石头，什么水里没有鱼，什么样的牛不生牛犊儿，什么样的马不生小驹儿，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妻子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丈夫……”孔子一口气说了十几个问题。孩子回答说：“土山上没有石头，井水里没有鱼，泥塑的牛不生牛犊儿，木雕的马不产驹儿，神仙没有妻子，仙女没有丈夫……”孩子答完，令孔子大惊。没想到孩子又马上反问孔子：“鹅鸭为什么能浮在水上，鸿雁和白鹤为什么善于鸣叫，松树和柏树为什么四季长青？”孔子思索后说：“鹅鸭能够浮在水上，是因为它们的脚是方的，鸿雁和白鹤善于鸣叫，是因为它们的脖子长，松树和柏树四季长青，是因为它们的树心十分结实。”孔子一说完，孩子便大声说：“龟和鳖也能浮在水上，可它们的脚不是方的；青蛙也善于鸣叫，可它的脖子一点也不长；胡竹四季长青，可它的心却是空的。”孔子听完，连连称道。接着拱手作揖说：“让我拜你为师吧。”于是便有了《孔子拜师》的故事。可见孔子为人平和，谦虚好学。又一次，孔子遇到了微生亩，这位隐士很不客气地对孔子说：“丘，何为是栖栖者与？无乃为佞乎？”不仅直呼其名，还挖苦孔子奔波不定，忙碌不安，是不是在摆弄才智。面对无理的提问，孔子没有反驳，相反以极其谦和的态度，进行自嘲：“非敢为佞也，疾固也。”这下让微生亩失了锐气，反觉得无趣而自卑。在中国人眼里，这种低调的自嘲，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，是一种生存的大智慧，既肯定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又坚定了自己的决心，可谓智者的胸襟与涵养。两则小故事，反映了孔子的人格力量。陈寅恪先生解为“同情的理解”。显然先生已经洞穿了孔子的内心，看到了孔子对他人的人格尊重，也是中国文人表现的精神高度和人格力量。

赏兰听琴,那曲《幽兰》,恰似灵动的兰叶,有着君子般的潇洒和尊贵。也许这便是多年爱兰赏兰的一点快乐吧。

今年4月，以缉捕逃往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为主要内容的“猎狐2015”专项行动拉开帷幕。在杨浦经侦的花名册上，潜逃境外长达14年之久的女子张蓓被画上了着重号。2001年，张蓓在担任某期货经纪公司上海营业部经理期间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侵占30余万元资金，随后潜逃国外。多年来，公安机关始终没有放弃追踪，却一直没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。案件时隔十多年，嫌疑人又身处国外，追逃工作该如何入手？袁健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大胆设想：“漂泊在外难道不想家，难道也不会回国内探亲？会不会是漂白了身份瞒天过海？”循着这一思路，袁健积极寻求海关、边检的支持，同时开展了数据排摸。身为杨浦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情报技术室主任，运用数据是袁健的强项。通过数据信息系统逐一筛选，一名出生时间与张蓓相同、持美国护照入境的女子进入了袁健的视线。随后，依托公安大数据分析系统，袁健多方求证，最终确定这名女子即为变换身份后的张蓓。系统还显示，此人近年来曾多次往返境内外，在北京和浙江的宁波、金华等地均有过住宿记录。张蓓的老家在金华，是否可以去那里找找线索？袁健随

过鉴湖吊秋瑾女侠 秦史秧

商朝辛妇善挥钺，杨国夫人桴鼓持。惟有易安哭项羽，苦无巾帼胜须眉。貂裘换酒堪夸世，仗剑驱妖惜未迟。此去湖山凄凉意，秋风秋雨读秋辞。

注：妇好，商王武丁妻，善战，谥曰辛。杨国夫人，两宋际韩世忠之妾，俗名梁红玉也，善战，组“娘子军”助夫抗金。

到达土城已是晌午过后，冬日灰蒙蒙的天色笼罩在远处的群山上，赤水河缓缓地从城下流过。我们是去赤水市的途中踏访土城的。因一场战役的缘故，对这一沟通长江与贵州的重镇虽早知晓，却是第一次到访。土城地处黔西北，历史悠久，在秦朝为巴郡地，现属贵州习水县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，明清以来，就是赤水河中游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和集散地，素有“川黔锁铜”之称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但土城最出名的，还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到来，历史注定要在这里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那年红1、3军团及中央军委纵队进抵土城不久，川军2个旅就尾追而来。红军本想利用有利地形，在土城青杠坡一带摆开战场，歼灭这股敌军。不想情报有误，原以为川军的

2个旅4个团实为6个团达万余人，且后续部队不断赶来。一时战斗惨烈，久战不下，双方呈胶着状态。眼看敌大军压境，毛泽东当机立断，决定改变原定北上计划，撤出青杠坡，渡河西进，避开强敌，从而揭开了著名的“四渡赤水”之战的序幕，土城也作为一渡赤水的主要渡口而载入史册。从黔渝高速公路下来，沿着一条坡道上的廊桥，就进入了土城。与许多川黔山城一样，土城沿山坡而筑，依山傍水，层楼叠宇，古朴醇厚。站在镇口，望赤水河，大概是枯水期，河流细细浅浅的，不见往来船只，对岸正在建造的盘山路上，泥土飞扬，几辆载重汽车吼叫着在卸石料。据说当年红军渡赤水时，河宽约200米，水流湍急，红军靠架设浮桥，硬是完成了几万人的渡河。走在土城，我耳畔总响着喃喃的军号声、踏踏的脚步声，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这里集结。而眼前的街头分明悠闲宁静，狭长的石板路或上或下，时而平缓，时而陡峭，蜿蜒曲折，偶有小巷伸向赤水河边。两旁褐墙黛瓦的民房和朱门大宅，透出黔北民居的特色，标志土城十八帮如马帮、盐帮、茶帮等各种帮会的招幌迎风飘扬。街上游人不多，有些清冷，却很干净，有居民聚在门口聊天，或在店铺内做着生意，一片祥和之景。



年年有余 杨兴

一路过去，土城不见琳琅满目的商店、酒吧和咖啡馆，但时常会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。那盐码头、船帮旧址、古戏院、古酒坊、精美四合院，甚至街边转角处的参天古树和小桥流水，无不诉说着历史的意蕴；而轻轻迈进一间间民居，那墙上

今年5月的一天，袁健得知张蓓即将出席在浦东陆家嘴举办的金融峰会后，当即派人对会议现场和公安大数据平台进行蹲守。不料，他和同事们闻讯赶到张蓓入住酒店准备抓捕时，张蓓刚刚出门，前后只差半分钟，可谓是失之交臂。袁健倔脾气上来了，坚持在酒店守株待兔，当天深夜，终于等到了久违的张蓓。袁健鹰眼如炬，一个潜伏多年的逃犯在他的“鹰眼”下显出原形，一桩桩复杂交错的大案在他的“鹰眼”下还原真相。“3·5互联网销售走私雪茄烟案”、“8·6特大伪造信用卡诈骗案”，还有价税合计

五个字深刻极了。附图的这一方，是吴让之的佳作。安排得如此妥帖、完美，也只有吴氏这样超一流的高手才能臻此妙境。这方佳作的原石，不久前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的《吴赵风流·吴让之赵之谦书画篆刻展》中展出，激起了专家学者和爱好者的一阵阵热浪。展览会场的看板上就有放得大大的“非法非非法”。赏心悦目，动人心魄。吴让之生活在动荡的晚清。终生清贫。一枝笔、一把刀乞食于富豪人家。然而在艺术上，尤其是篆刻天地里，始终秉持清静的心态，既无寒酸相，更无曲谄貌。以他传世的印作来看，一贯落落大方。即使到了晚年，生活益陷困顿，作品依然清新。老辣而已，多了拙趣而已，没有丝毫的花花肚肠，还是没有阿世之想。这是吴让之除了篆书、篆刻以外，最使我佩服的。

他的篆刻信条是“老实为正”。就“非法非非法”五字印（见图）来说，一般的印家，我们这些平庸之辈，第一考虑的往往是三个“非”，二个“法”，都要立异标新，采用不同的写法，追求奇趣异味。高明的吴让之根本用不着装腔作势，大大方方写来，朴朴素素运刀。举重若轻。朝你微微一笑。够了。

吴让之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。提起邓氏，那是有清一代篆书篆刻的大革命家。邓石如的篆篆，超越了秦代以后的汉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的所有书家。振聋发聩，影响至今。邓石如把他的充满生命力的篆书注入印章，开创了“邓派”。草路蓝缕，极不容易。但是，弥补了他的不足，将邓派的篆书、篆刻推至成熟、推到高潮，推向完美的却是老老实实在的吴让之。

遗憾的是，吴让之的历史定位有点尴尬。是大师，还是低于大师的名家？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一个夏夜，我在君甸老师幸福坊的客厅，陪老师聊天。一位事先约好的访客背着一个大塑料包来了。取出二大盒吴让之的印章，有二三十方。老师逐一细看。对方提出十五元一方，老师还价十元。来客说要回去和藏家商量，告辞了。老师对我说，吴让之是小名家，十元一方已经很高了。后来再也没有听老师提起，没有成交。

在钱老师的心里，邓石如开天辟地，开创流派，是大师无疑。因此，吴让之只是“小名家”。这和大多数前辈的看法不同。现在，印坛的评论趋于一致，很少有人对吴让之、赵之谦、黄牧甫、吴昌硕并称晚清四大家提出异议的。

上的标语，春米的石臼，挂着的红军草鞋，处处佐证着红色的印迹。蹰蹰间，一位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衫，脖缠围巾，戴着眼镜的清癯老者，手拿一把纸扇，笑咪咪地走来，全然一副民国时期绅士打扮，主动与人合影，虽是作秀，作为再现古镇风貌，倒也颇受游客欢迎。

令我有些惊讶的是船帮商会旧址，这座明清木质建筑气宇轩昂，保护甚好，屋外青砖拱门，屋内精雕细刻，支撑三个楼层的每根梁柱都是一棵棵粗壮硕长的原始树木，说是采自早年赤水附近的山上。看来土城结合当地特点，在

达4.5亿元的“2·17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案”、涉案金额1200多万元的“制售假计生用品系列集群案”，这一系列大案、要案，在袁健和战友们的努力下，抽丝剥茧，成功告破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近三年，杨浦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共破获各类经济案件60余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90余名，累计追缴资金6.5亿元。同时，袁健也收获了5次个人三等功，及“上海市经侦条线打击破案岗位能手”等荣誉。我们期待这位“鹰眼神探”精彩故事的续集。

“功夫熊猫”美名扬，请续看明日本栏。

当然，学术的争论，允许大家保留己见。

不久前，在澳门《吴赵风流》的研讨会上，南京的黄惇兄答客难，说邓石如的行草俗气。很少有人这么说的。但是，我鼓掌赞成。即使是极为著名的“海为龙世界，天是鹤家乡”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看好。这副名联，对于西泠印社来话，是一个滑稽又心酸的故事。倘有兴趣，各位朋友可搜索印社前领导人孙晓泉先生发表在社刊报纸上的文章。

吴让之的行草书，也有邓氏的烙印，远没有篆书和篆刻炫人耳目。二位隔代英雄，有一点是相同且精彩的——都因为篆书异常出色，才在篆刻上取得震古烁今的成就。

“印从书出”是邓派举起的大旗，至今仍在飘扬，以吴让之的印作微之，从这方“非法非非法”而论，篆书优美醇厚，宛如用羊毫直接书写，韵味十足。学吴让之倘不从其篆书或邓石如篆书入手，恐怕是很难步入殿堂的。

我在初学篆刻的时候，有幸遇到强调整篆书练习的方去疾老师。他开出的书目是民国版的《邓石如篆书十五种》。根据老师的指引，到上海古籍书店找王壮弘先生，求其在库房中寻找。“文革”前的书店里，是没有新出版的篆书字帖的，唯一的途径是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。当年，在柜面上有一位和我年龄相

仿佛的徐嵩芒兄，也帮助觅得了民国版的《伏庐藏印》和许多线装的名家自钤印谱。不久后，他去了福建，再后来，听说他不幸走了。很怀念这位交往不多，但给了我很多帮助的朋友。

《邓石如篆书十五种》内容丰富，我临写过许多年。当时，古籍书店里找不到吴让之的篆书字帖。八十年代初，我到了日本，买到了好几种彼邦印刷精美的吴篆字帖，下了工夫去临习。现在，我在篆刻上略有长进，得力于多年来对篆书的临写和研习。老且病矣，但是孜孜矻矻，不敢稍懈。近些年，主要在临写金文拓本，自娱自乐。

行文至此，欣悉澳门今年度文化政绩勋章，将在明天（十二月七日）由特首颁发给艺术博物馆陈浩星馆长。与有荣焉！浩星宗兄是我兄弟般的挚友。每年，他都要主持举办高品位的书画大展。这次的《吴赵风流》大展，他多次亲赴浙江博物馆、西泠印社、桐乡君甸艺术院操作。“非法非非法”即是他亲自挑选入展的。

保护古建筑、传承历史文脉和红色传统上下了不少功夫。这些年有的地方在古镇改造中，要么大拆大建，大搞仿真建筑，要么极尽包装之能事，该保护的没有保护好，往往少了人间烟火，多了商业气氛，看了味同嚼蜡。好在走过一段弯路后，这种状况正在改变。

离开土城时，已近傍晚，天色渐暗。不由想起了8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青杠坡一仗，此战红军险陷绝境，却也因此导演出了“四渡赤水”这幕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大剧，成了长征途中最重大的战略转折点。可谓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、“祸兮福兮”。此刻，朝赤水河方向望去，我看到了另一幅画面：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

“功夫熊猫”美名扬，请续看明日本栏。

